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班固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甲申

地理志屬信都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

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

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

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驩嬰引卮酒進

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

太后除嬰明籍不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

反上祭宗室諸寶無如嬰賢師古曰宗室帝之同姓親也諸寶惣謂帝外家也以吳楚

之難故欲用內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

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耶廼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爰益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

金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音海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

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持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

曰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

田南山下師古曰屏隱也數月諸寶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迺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

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按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

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祇加對自明揚主之

過師古曰祇迺也從衣對音直類也祇有如兩宮爽將軍師古曰

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嬰然之迺起

朝請如故挑侯免相師古曰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

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魏其沾沾自喜取多

易張曼曰沾沾言自整頓也或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

喜音許吏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

相

易音弋鼓反

田蚡者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已為大將軍

加盛蚡為諸曹郎和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古曰

言同子禮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古曰晚節為中大夫

若已所生辯有口學盤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

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雜家書王皇后

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

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音胡下進名如家居者貴之

蚡賓客計策如淳曰多薦名士得進為帝會丞相

病急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父矣素天

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

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即古曰言其

有讓賢名蚡地微言太后風上師古曰風於是以嬰為

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平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古

日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聚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聚亦且毀

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矣姦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以毀

夫知嬰六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

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侯就國除關關禁也以禮為服制師古曰謂喪以興太

平舉諸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黜日

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

賤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

不說也師古曰滋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母奏事東宮寶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

廼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

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蚡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

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翟坐喪事未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也師古曰附及諸侯蚡為人

貌優生貴甚服虔曰優短小也師古曰又以為諸侯王多

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蚡

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肺附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

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肅猶甚也言以尊貴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

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師古曰

官師古曰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廼退

其師古曰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

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師古曰鄉讀皆曰嚮以為漢相尊不

可師古曰可兄故和攬也音女攬反由此滋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田諸

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田園極膏腴謂師古曰膏腴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連及前堂羅鍾鼓立

曲旃如漢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

旃曲士象也所以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

可勝數師古曰而嬰夫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與師古曰驚唯灌夫獨不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

遇夫也

灌夫字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

幸因進之師古曰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

冒也日蒙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

馱子名何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

馱誤為嬰耳馬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

曰願取吳王存將軍頭以報父仇張晏曰自於是夫被甲

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者及出壁

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如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

大將之旗也讀與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師古

也音趨音亡其於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如劍十餘處有為

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創少瘡

也師古曰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

日曲折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通言太尉六尉召固止

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夫為郎中將數

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相武帝

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勤兵處師古曰亦謂四故徙夫

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重

不得焉師古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夫醉搏南師古曰搏南

實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敬威坐法免家

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酒師古曰使酒因不好面諛且威

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俞貧賤亦益禮敬與

鈞師古曰鈞等而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

於人眾之中士亦以此多之師古曰多夫不好文學喜任

俠已然諸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與交通無非豪

梁大將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波

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讀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

亦穎川兒歌之口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

此故為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

賓客者所以衰及實嬰失執亦欲備夫引繩排根生平慕

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實客去之者不

格之也師古曰蓋說近之根者下思反格音下各反言嬰

與夫共相提挈有平生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也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為達為引

而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相相知之為音可偽反

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過肯幸臨况

魏其侯師古曰夫安敢以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解之請語

魏其自師古曰將軍曰曰蚤臨師古曰旦日明蚡詐語

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干酒師古曰夜酒埽張具師古

音難又音至曰平明令師古曰候伺至中蚡不來嬰謂夫

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師古曰曰夫以服請不宜師古

也當忘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詐夫師古曰殊無意師古

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

駕往社又徐行知益愈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

猶之之舞說相勸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其坐也

嬰也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

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

執相奪乎不許夫開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也師古曰謾猶說也詐為好言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

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願

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

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

陰事為姦社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實客居間遂已俱解師

曰兩家賓客處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太子

於中間和解之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天欲與俱夫謝曰夫教以

酒夫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

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

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

蚡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解觴知矣因嘻笑曰將軍

貴人也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

當盡酒以其執却之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言

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和蚡不行酒次至王臨

汝侯灌賢賢交與和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

所怒怒也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迺效女曹兒咕嗚耳語也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

謂夫曰程李但東西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今衆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林曰不為李將軍地

師古曰今辱一不不當為後廣邪師古曰如淳曰二人同

何何知程李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

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去戲夫晉灼曰戲古戲字

於戲也漢書多夫少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迺令騎

留夫師古曰請夫不得出籍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

其夫愈怒不肯順蚡師古曰戲馬縛夫

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師古曰

遂其前事師古曰

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察

請莫能解如博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

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守亡匿夫繫逐不得告言蚡陰

事嬰為救夫嬰夫入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還師古曰相逆音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

所恨師古曰言不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延隆其

家師古曰書人知之恐其又止諫也立召八具告言灌夫

醉飽事不廷諫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

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嬰東朝廷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

迺丞相以它事誣罪之物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

變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

事紛爭為庸庸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師古曰倡樂人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

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叩視天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二光

也念發作及事也辟脫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辟脫傍視

師古曰韓安國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

也載謂共乘車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

口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也師古曰服說也

安國良久謂玠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過為可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歸古曰歸印曰臣以肺

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

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知魏杜門齟齬自殺師古曰社塞

反杜客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

體也玠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師古

曰簿責以文簿一所言灌夫頗不讎讎晉灼曰刻繫都司

責之也簿音皮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讎晉灼曰刻繫都司

空師古曰都司空正屬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

便以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及繫灌夫罪至族事即急

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

見師古曰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

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

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五

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羸不食

欲死師古曰痲風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

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玠為作飛揚誹謗之故

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蚡疾一

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晉灼曰服音約關西俗謂得

杖呼反小兒啼呼為呼約或

崔天

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講古呼字也若謂帝為講服則講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于恬嗣

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淮南王大

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

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賴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

田生所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各由此顯梁梁王以至

親故得自置相二十出入游戲潛於天子借天子

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

為安國為梁使見人長公王而泣如厚曰大長公王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夫

前日吳楚齊趙七國交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

唯梁最親為限難梁王今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

為中言而諸侯擾亂壹言立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

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而

前漢傳三

所見者大故出插趣入言警師古曰趣止行人也警令戒

今云出插警入言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媯師古曰媯好也鄱小縣媯鄱小縣言在外

也晉內曰媯音坵媯之媯師古曰服說晉音是也鄱小縣言在外

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曰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

迺為太后遺憂兼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

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由此顯結於漢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

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師古曰溺居無幾

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幾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

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

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事師古曰治謂當

治音之吏及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

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以

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

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師古曰索搜月餘弗得安

國聞詭勝匿王所遇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者臣死大王無
 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
 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
 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王以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
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
師古曰適以請曰適以一言過廢三臨師古曰臨臨也太子師古曰太子何者
廢太子栗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

臣浮說師古曰說也犯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天子以太

后故不忍效法於大王如任比後漢幸大王自改大王

終不覺悟有知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車皆得釋師古曰釋也安國加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孝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其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

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

司農聞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

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

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

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

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和親而鞫即兵不獲和今匈奴負戎

馬足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

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

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

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

鴈門馬邑豪請壹張曼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救驚朕甚聞之師古曰竟讀曰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

師古曰效效也臣聞全代之時服度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

能以擊匈奴況今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實也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師古曰任也又遣子弟乘邊

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師古曰乘登也登師古曰乘登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師古曰備也音晚

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思之故耳師古曰不思也臣

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塞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也投積其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華若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
聖也 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
 也不以已私怨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
 和親至人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灘天下之精兵聚
 之廣武常路張晏曰廣武縣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
 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留也故復合和
 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師古曰宿留也擊便恢曰
 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
 且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
 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

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之傷死中國

構車相望師古曰構也從軍死者以構送致其此仁
喪載構之車相也於道言其多也指音衛此仁

人之所隱也張晏曰隱痛也曲物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

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

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祖廟也占且自三

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非威不能制疆弗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

不可救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

姦風去如收電師古曰疾疾風高收為業弧弓射獵師古

木曰弧以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角日弓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也臣故曰勿

擊便師古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

都雍師古曰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

千里并國十四師古曰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

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師古曰累石為城樹榆

為塞如淳曰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漢燧然後敢牧馬

師古曰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

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

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若此發月氏

可得而臣也師古曰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

待其亂定今以待其勞師古曰故發兵覆衆伐國墮城

師古曰覆也墮也言兵與敵接則收其衆所常坐而

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師古曰日交墮言火規反

役敵以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

師古曰衝風疾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

故以取命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

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師古曰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

絕師古曰從音子疾則糧之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不至

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

反意者有它然巧可以為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

可

可

韓

韓

也音通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奏恢還捕常斬服度也也挽願望也軍法語也錄林曰廷尉如厚曰軍法行而留止也也挽屈弱也也又音住恢行千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也挽屈弱也也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古尉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而自殺安國為人多火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曰則取可止則止也取舍言而出於忠厚會考言財利者謂山

然所推舉皆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官皆

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士亦以此稱慕之唯

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

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望

車蹇如得曰為天子導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

遇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數月瘡復

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

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

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何作師古曰安國上奏也

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廼有七

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辟廼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八辟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
 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
 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
 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媿幸得罷
 歸師古曰與得罷歸以適益東徒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
 血死靈遂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
 行君子上方倚欲以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杖在
 贊曰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
 欲報父而各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
 亡術而不遜師古曰蚡負責而驕溢師古曰凶德參會

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惡能救斯敗哉師
曰惡音烏又韓安國之兄語臨其執事而顛墜李詩曰陵夷
以憂死連也言漸甲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
而受其咎豈命也庫師古曰言命也非由命也

竇由滌韓傳卷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班固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關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

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

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

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

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

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從民得善書必為長長老以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

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

而自致也不以千里為遠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

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周官尚書禮禮

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也禮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

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

六藝謂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山東諸

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謂義之所趨若人

以手指物也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

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

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

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

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

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

前漢傳二十三

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
 戶後元怒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
 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玉處漢中房
 陵師古曰房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答擊
 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
 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
 令是為河間惠王良脩獻玉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
 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
 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築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浸廟塢地為宮師古曰塢音人緣反糾上徵築築

行社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社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言黃

以為行既上車輒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之老而涉竊言曰

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到都簿責訊玉師古

曰師古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師古曰葬也如薨御土置氣如百

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昆長而傳居二王

立為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

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

年不喜辭師古曰喜也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

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與馬晚節遊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與玄同猶言

也貪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

薨子暹王勤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

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郡鄉侯閔為王蘇

海郡師古曰又音梧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

子舊宅以廣其宮間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堵於其壁

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昌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天已

破徙王江都治故天國師古曰治謂都也以軍功賜天子旗

元光中匈奴大入塞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

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

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

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

室之召易王所愛美人淳姬等凡十人與姦師古曰

蘇林曰淳音泥淳師古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

日蘇說是音女教反

妹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

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其子為易王嗣其知建事行錢

其子為易王

使男子祭恬上書蘇林曰祭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

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以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

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暴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蔡王同母之弟徵臣則

太后之孫也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二都

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請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太

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玉師古曰謂告玉前事漫漫今

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師古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言

吾為而玉泣也吉歸致其太后語建大怒擊吉并之師古

謂退建游豈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其船師古

曰覆音方目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池師古曰波讀為

反其下亦同

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郎兩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今皆死師古曰不救止官

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之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

或置樹上又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鬘鉗以鈇杵舂師古

者錫之類也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或縱狼令齧

殺之師古曰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

與羸羊及狗交師古曰羸羊壯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

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恐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

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

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

大夫疾有行亦善騎射師古曰疾自漢曰靈武君作治黃

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一作漢使節二十綬千

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

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閭侯遣以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遣

建至葛繇林曰不音證細布屬也服皮音蘇細葛也臣

布之屬也今之葛布也以全及葛道也也

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中翠羽暖熊高獸救通使往

來約有白箱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也後復謂近臣曰

我為玉詔獄歲至生又無難怡師古曰怡也士不生死欲為人

不能為耶師古曰亦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

出稽敬師古曰敬也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

器軍綬而反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

千石博上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稽父輒蒙不忍遂謀反

迨所行無道雖禁紂惡不至於此師古曰誅所不赦當以謀反

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問也建自殺后成

光等皆棄下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

年平帝崩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貽侯二

宮為廣陵王師古曰時音許奉易王後莽國絕

膠西王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蓋又陰痿師古曰蓋

言其性賊害而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

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毋數犯法師古曰數音

亦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滋

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端心

愠遂為無言蘇林曰為無所言錄也師古曰言府庫壞

滯盡廢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師古曰不收人令吏

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官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

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往也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變

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其衆立四十七年竟無子國

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及破

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其師古曰其讀曰其而

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辭以中心師古曰詭辭違道之辭多

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

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帛或單衣自行

迎除命師古曰除命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

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西上書告之及行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主權權使使即縣為費入權會韋昭曰平會兩權者禁位字陽也家非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入而專權借人之會若今中矣惟音角會音工外反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履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越人織機祥德謂鬼神之事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微出師中師古曰微謂巡諸使視察也過客以彭祖險峻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

謂傾側也父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

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衆師古曰椎殺人也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

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寬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平陽隆慮公主師古曰慮公主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

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淳姬者其愛之生一男號淳子

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論敬肅王彭祖薨時淳姬兄為漢官

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口多欲不宜君國

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知遣使者立

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知遣使者立

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

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

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

偃為平干王孟康曰是為頃王十二年薨子繆王元嗣二

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

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如如從死師古

曰先令者謂為遺令也能為樂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

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

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

七國行事議者多免錯之舉師古曰言錯策皆以諸侯

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諸侯

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

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

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多自以受寬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

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

歡師古曰樂音累字累重也思者不可為歡息師古曰言聞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

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門

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名

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

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

君唱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其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

於音鳥也本字一合今臣心結日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

泣之極集也師古曰幼眇音一夫眾煦漂山吹煦也

古曰漂動也煦音許句反聚錄成雷師古曰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撓柱師古曰撓曲反是以文王拘於牖

雷也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

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

為延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在鄉陽傳董輕折軸狝駟飛

擊也然出涕師古曰言皆驚亂遇法問可為出涕臣聞白日麗

光幽隱昏照師古曰麗暴也舒也音明月曜夜盛蠶宵見

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列布杳冥書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

山師古曰亦布散何則物有絀之也師古曰絀與錄今臣雖闕不得勝

司道途遠師古曰遠會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

鼠不熏師古曰鼠音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師古曰言於得蒙肺附

位雖卑也師古曰言於得為東藩屬又補兄師古曰言於今羣臣非有

諛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諛蘆葉葦葉粟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

也師古曰葭藎也葇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藎也葇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藎也葇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

喻者鴻毛喻輕薄甚也葇音孚張言葉葉白皮非也葇居

堂議羽交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謂

銷炭也償音必月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

曰伯奇問其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

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

其心故云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愛用老

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愛用老

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

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藥假寐臣之謂也具以吏

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過首疾也臣之謂也具以吏

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所奏諸侯事師古

減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

而諸侯地稍自分拆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師古曰好

妾也樂音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

王專代吏治事主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

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二年

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

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

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

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

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避不願進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

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

張晏曰長沙王生乃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

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

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康

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鮒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

其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

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

人誣告以棄市罪師古曰減其官三十

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

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

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二年薨子終王齊嗣師古

曰論法曰敬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

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恐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

師古曰謂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

其姊妹也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師古曰孟說非也

明廣川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說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

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立

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

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

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

好文辭方技博學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去好

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主地餘許

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更

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囊中師古曰囊古本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

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鉞鉞之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休反

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

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後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

平等以狀告去去以虜乃復見良師古曰良長思也見音胡電

及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

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桂脩成為明貞夫人主衣服

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師古曰鮮也盡

取善繒白諸宮人師古曰白句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

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譖毀也設聞其淫我身之矣後昭信謂去

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裊脫衣露其肩背也

袒音袒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

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

長安定王

背尊意。嫖以怨。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鍾者，呼聲之也。

特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

望。今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

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

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

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讒其身更擊之。師古曰：更，令諸

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殺，并死。昭信出之椽，椽

其陰中。師古曰：椽，梁也。椽音竹角反。椽音八。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

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我，昭信也。今欲廢非爛望卿，使不能神。口唯

碎也。音摩。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下

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

時，愛為去刺方頰。師古曰：頰，頰也。方，直也。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頰也。頰，頰也。頰，頰也。

也。繡為方頰，上刺作繡，散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繡方頰，古頰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心愛

恐，自投井出，心未死，答問愛，自誣與嬖姦，去縛繫柱，燒刀

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

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

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進。師古曰：進，進也。昭信也。昭信

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

門，無令出。教謂將成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主

求者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不得見去憐之

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聊古曰也心重結意不舒內弟詩

憂氣積師古曰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師古曰

千回反也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認為節以教諸

姬歌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將教初去年十四五

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將教初去年十四五

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師古曰數音去益大遂之師古

大謂年新內史請以為椽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

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且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

也俳雜以為樂相疆又闈入殿門如淳曰疆奏狀事

下書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

卿都去對皆淫亂自秘會教不治望卿前身者即取他死

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

凶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本

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教前所犯天子遣天鴻臚丞相

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

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

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身焚生割刺人距師之誅殺

其父子昆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

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類也當伏顯戮以示

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

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

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

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

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

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

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戾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

備音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等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

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鉞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

兵車正謂戰車曰鉞矢大鉞之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

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

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意旨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旨

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

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

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

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

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

子廢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

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

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

常覺之二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

男蘇林曰音奪師古曰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

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高王后稀得

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

勃昌輒歸舍嘗進藥太子勃不自當藥之不宿留侍疾及

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也師古曰雅素

反不和與物即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

代立如不收恤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

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

太子勃私欲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

繞也入獄視囚天子遣天行塞驗師古曰逮諸證者師古曰

捕建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答掠檀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

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

常山憲王早夫后妾不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庶也陷于不

誑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奉三萬戶為真定王子

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頃子

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

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湯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

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是為戴王立二十

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遠反相內史下以聞太后上書

昭帝聞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勳王勳諡也立三十九

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

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

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帝十三王傳第二十二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班固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

丹者也廣也也受身師古曰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

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

帝曰惜廣不逢時師古曰當高祖也當此匈奴盛時景帝即

位為騎郎將師古曰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

文顧曰廣為漢將故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與屬國公

孫是邪為上。注曰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李廣材氣

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礮恐亡之謂疑陽敗也礮音

角上乃從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張晏曰

之貴幸者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見匈奴三

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

賈曰是必射鵠者也文穎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

以為滿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翼之引其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

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

持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

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

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日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一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

之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白馬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師古曰

放也師古曰縱時會莫胡兵結星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

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徒為隴

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

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

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

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

尉一而部曲不就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

之中而曲也

立部曲也

及其下

亦同

在東陽軍中也蘇林曰形如捕無緣師古曰無音無郡之

無器也鋪音火玄反鋪即捕也今俗或呼銅音無郡之

莫府省文書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

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

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

入幕府此則非因南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願李牧市粗皆

少也音然亦遠戶侯和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力斗吏治軍薄師古曰薄及至帥軍不律自便不識曰

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讀曰梓而其士亦

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我特漢邊君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帥如畏廣如卒如

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不識孝景持以數直諫為

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

軍伏馬邑候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單于

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

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

廣必生致心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

十餘里廣陽死賜其傍有一兒馬善馬師古曰晚邪視暫也音五條反

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

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

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更更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

得師古曰當謂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數歲與故賴陰侯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賴陰侯名也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呼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五殺

太守敗韓將軍韓林曰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

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與俱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遺喪不服服虔曰式撫申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申前橫木也

作或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

形則千里竦威振其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於夷貉

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懾也蘇林曰

懾音徒夫執忿除害拍殺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

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

轅彌鄒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音亡併反以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

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而廣軍無功後者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背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

師古曰鄉讀曰嚮

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

廣乃令持滿射發師古曰注矢於弓臂而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陰堅卻敏以大黃

者也師古曰服音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更亡無人色師古曰言

懼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整行陳也軍中

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特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歸漢

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

而勝又能勝虜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

功過相當也

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安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祭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中

章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師古曰官不過九卿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

始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師古曰材能不

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

終無尺功以得封也師古曰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

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

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

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轉分其威師古曰威下師古曰戲讀曰

飲食與士卒共之師古曰無餘財終不言坐產事為人長髮師古曰髀

如鴻三指如後附通肩也或曰似當為髮髀也師古曰其

王國風免爰之詩云有免爰爰免爰爰練意也其義兩通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

亦訥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師古曰

曰為戲永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

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以此愛樂為用其射

是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發

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

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驥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

為老不許良父乃評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也音走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道也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就

悔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不可厚軍也廣辭曰臣

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廼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而取單于致死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部孟康曰

命復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及奇音估宜反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

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也並

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欲愾怒師古曰

是色形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師古曰

也食音其或失道後大將軍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

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廼遇兩將軍師古曰

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

酒也糒音備師古曰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

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

之莫府上簿師古曰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

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
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對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
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賻為庶人
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
音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為能當田戶蚤死師古曰蚤乃
拜椒為代郡太守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
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
其中師古曰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

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

又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

軍青師古曰父師古曰令其父

恨而過擊傷大將軍大將軍之居無何敢從上進至

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師古曰獵此

將軍去病怨敢傷等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平上為諱云鹿

觸殺之居歲餘去病師古曰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

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師古曰言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園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

當時經絡之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

累索師古曰音力追反

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言馬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音胡

反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威使將八百騎深入匈

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遠拜為騎都尉

敢和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

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

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取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

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見武臺臺師古曰木

臺叩頭自請曰臣所非屯邊者皆壯士奇材劍客也

力抗虎射命中師古曰死謂極持之也命中者願得自當

一隊師古曰隊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

師軍師古曰師上曰將惡相屬和吾發軍多毋騎子如陵

對無所事師古曰師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

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

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蓋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

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特虜分居

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更詔博德吾欲子

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

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傳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

郭師

古曰郭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

至東浚

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

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古曰然賜也受降城木公

因騎

置以聞

謂師古曰騎置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師古曰天子

俱至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

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國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

曰步樂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

對陽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

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

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

令曰聞鼓聲而縱聞

金聲而止

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鐻鐻音濁

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

戰攻之

如淳曰手對戰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

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

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連戰士卒至也其下亦同

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

師古者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婦故

聞鼓音而

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

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

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

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南行至山下單在于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關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

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辭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蔡音去權反又音

春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

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

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

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

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

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

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雷十無後校射矢且盡獨將軍

下父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

音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之成安侯蒼潁川人父韓千秋

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

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

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呼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一曰五七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輒車輻

而稀之徒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故石以殺入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

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行也師古曰此說非

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裳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此說非

也良知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

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

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

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千知足以脫矣

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牙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

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同

今軍士人持二

升糲一半水

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

也期至遮虜章都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如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和

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

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

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甚怒責問陳步樂

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

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師古曰殉也

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

身保妻子之臣隨而效其節

孟康曰效音效謂效也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

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懸我馬之地

師古曰音入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立張

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音夫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首率死敵

迎身雖陷敗然其所摧賊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

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境同謂漢也

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

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

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德迎也廼遣使勞賜

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孟

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

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

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貶何負於漢而誅

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我

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

容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

關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廼遷

陵

陵

陵

陵

單于壯陵以文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

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

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薦言律使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

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

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

相知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

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即視陵師古曰以

感動之今俗所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摩順也極其足陰

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師古曰博且飲

也師古曰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和國安樂主上當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天子

予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少叔榮之字也以此言微動之陵

嘿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各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

衣立政曰咄師古曰咄小卿良苦師古曰甚勞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如

師古曰謝少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政曰請

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曰歸易

取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憂者

不獨君一國范蠡扁鵲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

也因罷去立政隨問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文

也

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

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

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失軍

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

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廢監師古

中廢名為之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

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

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問恐漢襲之

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也盡歸漢使路充

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

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特權為募士斥候百

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充士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

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虜常

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疾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

門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浞音胡

而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

等至匈奴虜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

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

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關

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

子弟發兵與戰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單于使

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犯師古曰言被劫奴僕死重負國欲自殺犯師古曰言被劫奴僕

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臣請曰胡即謀單于

何以復加殺師古曰言謀而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

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即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

坎置燭火師古曰燭謂舉火無灰者覆武其上師古曰覆

也覆首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

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節師古曰節謂出氣也遣人候問武而牧繫張勝武

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

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當

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

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

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

蘇君今日降明日

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

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

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唯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如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如使決入死生不平心持

正反欲闢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死五殺

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取

吾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延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粟米之窖也音工絕不飲食師古曰飲

音於禁反天雨雪武臥起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也音學

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

乃得歸師古曰抵牡羊也抵不當產乳故說此言示絕其

反乳音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

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其糞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

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也杖漢節物羊臥起操

持節旄盡落積五石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

言武能網紡繳築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音巨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

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斃小口大腹

師古曰孟晉二說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公盜

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

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

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

陵來說足下虚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

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城陽宮扶

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

劔自刎師古曰劔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御從祠河

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舟師古曰宦騎宦者

也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

騎云詔使孺御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

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

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

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

居室武帝太初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

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

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功德皆為陛

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家貧鉅湯饒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

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自分王必欲降武請

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

乎義士陵與律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師古曰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武使其妻賜武牛

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師古曰

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

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

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也區脫以

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

脫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

脫之虞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既同音一侯

反脫音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徙號

天臨血且必臨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昭帝即位數年匈

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

子卿陵雖駕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養

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

徑萬里分度沙幕為君將分奮匈奴路窮絕分矢刃推士

眾滅分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也音大曰墮反

陵江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

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

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

郎賜帛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

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

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于燕王師古曰疏謂條

錄今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年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榮

為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

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

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

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

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

前漢書卷四

卷四

十一

者令以此其署親近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

故令於此特詔也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

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

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

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

老子前坐事死上聞之問左右武在卸奴久豈有子乎武

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

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

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

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

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

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

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

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

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

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

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出於方叔之屬

召諸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

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

宋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羹勝等皆以
善終者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
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貌也音荀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被其中心誠信於士大

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

名呼而人爭歸趣來性不絕其下自然成蹊以此言雖小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衰

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唐蘇建傳第二十四